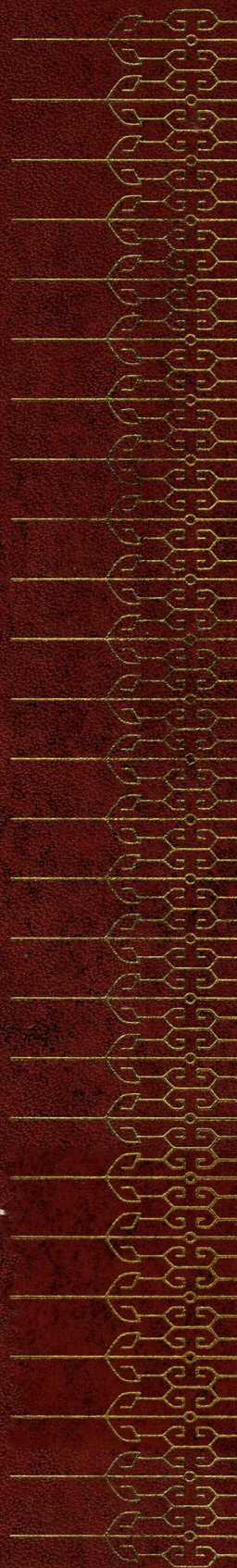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南方地區總部

鄭志惠 主編
東旻 副主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白化文主編;
史金波分冊主編. —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477-1761-5

I. ①中… II. ①白… ②史… III. ①百科全書—中國
②民俗習慣—中國 IV. ①Z227②K8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15382 號

中華大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

出版發行: 北京日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東城區東單三條 8-16 號東方廣場
東配樓四層

郵 編: 100005

電 話: 發行部: (010)65255876 65251756
總編室: (010)65252135

制 版: 江蘇鳳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87×1092 1/16

印 張: 153.5

字 數: 4690 千字

定 價: 2280.00 圓(共 3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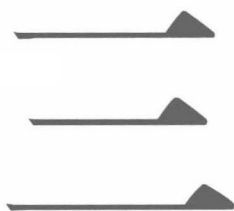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77-1761-5



9 787547 717615 >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未經許可, 不得轉載

定價: 2280.00 圓(共 3 冊)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 任：于永湛

副主任：伍傑

姜學中

編 審：趙含坤

崔望雲

秘 書：宋陽

裝幀設計：章耀達

《中華大典·民俗典》編輯部

主 任：王小雲

工作人員：翦萌

責任編輯：王小雲

提 要

南方地區總部是《地域民俗分典》中的一個總部，其地域範圍大體相當於長江以南地區與西南地區。所收資料有浙江、福建、臺灣、湖南、湖北、廣東、四川、貴州、雲南等省及廣西壯族自治區相關的少數民族民俗資料以及民族雜居區相互影響較大的區域性民俗資料。歷史上中國南部疆界時有變遷，為尊重歷史，反映當時民族的整體面貌，有一些歷史上曾經歸屬於中國，而今天位於境外地區和民族的有關資料，本總部也根據情況，酌情採用。

本總部包括民族類和地域類兩部分。在民族類中，鑒於文獻記載的南方民族（族群）稱謂繁多，將所見文獻中六百餘種（含各種同音異寫）民族名稱分為四十二部。部的設立有如下四種情況：一是以文獻中常見的部族或族群的民族名稱或某地民族總稱設部，如西南夷部等。二是同一族屬或有一定淵源關係的民族，各設一部。如麼些部、蒲人、崩竜部等。三是漢族移民融入當地民族，以漢族大姓命名的民族名稱者，如東謝、西趙部。四是無法識別的民族，如木直夷、狃人、皿人等，或是古代由多種土著民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共同體而今族屬有待進一步考訂者，如蠻人、巴人、宋家、蔡家、老巴子等，歸入諸蠻、夷、民部；另有涉及兩省以上，如滇黔、滇粵等總述民族風俗者，亦歸入諸蠻、夷、民部。古宗（今藏族）、回族分別收入本分典西部地區總部和西北地區總部中。分部的設立，視各部中民族名稱多寡而定，繁多者設，簡單者不設。旨在方便檢索。為盡可能保留古籍文獻原貌，對同一種民族的各種民族名稱一一列出，如羅羅、囉囉、猓猓、猓猓、猓、猓猓、猓夷、裸羅、保儼分部，以便讀者查找。

民族類各部排序，不以族系或地域，而以各部所收文獻中最早一書的先后爲序。

在地域類中，資料多的以省為一部，如雲、貴、川（含重慶市）三

南方地區總部・提要

省；資料少的幾個省合為一部，如浙江、福建、臺灣合為浙閩臺部，湖南、湖北、廣東、海南、廣西合為湖廣部。地跨兩省（市、縣）者歸入治所或衙署所在省（市、縣），如明代『赤水衛』轄境相當今四川敘永、古蘭及貴州畢節部分地區，依其治所所在地歸四川省敘永縣。

在部或分部之下以各種具體民俗事項設：歲時、禮儀、宗族、宗教信仰、占卜、習慣法、社會生活、婚姻家庭、喪葬、醫藥衛生、祭祀、語言、文化教育、禁忌、物產、農業、牧業、手工業、漁獵採集、商貿、器用、飲食、服飾、建築、交通出行、傳說、音樂舞蹈、戲曲和娛樂等。上述內容的設置，以資料為依據，有則設之，無則不設。

南方地區總部的引書範圍包括正史、地方志、政書、筆記、文集、全集等文獻資料，總計三百三十余種。由於史料的詳略程度不同，因而各個部的繁簡也就不同，且由於古代史料中，尤其是各部所收錄的史料主要是方志資料，很多都是輾轉引用、摘抄，重複內容很多，因此各部對後出的及重複的史料斟酌選用。

西南夷部

綜述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牂牁，名為嶺、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嶺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毋驪最大。其俗（土）（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笮以東北郡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 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嵩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

又 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點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為主。論議好譬諭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為姓當作婚曰違耶，諸姓當有婚字為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為官所法，夷或為報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違耶，恩若骨肉，為其通逃之藪。故南人輕為禍變，恃此也。其（速）（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賁金寶詣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賁以呈詣。動亦如之。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傳》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趾，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

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嵩、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辦髮，隨畜遷徙無常。自嶺東北有笮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氐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

又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州郡，【略】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佚。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唐·劉恂《嶺表錄異》卷上 南中醞酒，即先用諸藥別淘漉粳米曬乾，旋入藥和米搗熟即緣粉矣。熱水漉而團之，形如餡餅，以指中心刺作一竅，布放簾席上，以枸杞葉攢覆之，其體候好弱，一如造麵法。既而以藤篾貫之，懸於煙火之上，每醞一年，用幾個餅子固有恆準矣。南中地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既熟，貯以瓦瓮，用糞掃火燒之。

又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 西南夷大率椎髻跣足，或衣斑花布，或披氊而背刀帶弩，其髻以白紙縛之，云猶為諸葛武侯制服也，武侯之烈遠矣哉。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上《西南夷》 國人椎髻跣足，衣斑花布，披色氊，背刀帶弩。其人勇悍，死而無悔，西戎皆畏之。

器用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 蠻弩，諸峒猺及西南諸蕃，其造作略同。以硬木為弓，樁甚短，似中國獵人射生弩，但差大耳。

又 蠻甲，惟大理國最工。甲冑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為披膊、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內外，悉朱地間黃黑漆作百花蟲獸之文，如世所用犀毗，器極工妙。又以小白貝纍纍（絡）（絡）甲縫及裝兜鍪，疑猶傳古貝冑朱綬遺製云。

又 雲南刀，即大理所作。鐵青黑，沈沈不銹，南人最貴之。以象皮為鞘，朱之，上亦畫犀毗花文。一鞘兩室，各函一刀。靶以皮條纏束，貴

人以金銀絲。

蠻鞍，西南諸蕃所作。不用韉，但空垂兩木鐙，鐙之狀，刻如小龕，藏足指其中，恐入荆棘傷足也。後鞞鍤木爲大錢，累累貫數百，狀如中國騾驢鞞。

蠻鞭，刻木節如竹根，朱墨閒漆之。長纔四五寸，其首有鐵環，貫二皮條以策馬。

又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爲馬伏波所遺。其製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聲全似鞀鼓。

又蠻璫，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爲最。蠻人晝披夜卧，無貴賤，人有一番。

檳榔合，南人既喜食檳榔，其法用石灰或蜆灰并扶留藤同咀，則不澀。土人家至以銀錫作小合，如銀錠樣，中爲三室，一貯灰，一貯藤，一貯檳榔。

鼻飲杯，南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杯盃，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記之以發覽者一胡盧也。

牛角杯，海旁人截牛角令平以飲酒，亦古兕觥遺意。

音樂舞蹈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〇八《音樂·四夷樂·四夷樂》 南夷之樂曰「任」。明堂位《正義》作南。持弓助時養。

《音樂·漢西南夷獻樂·揮國樂》 《安紀》：「永寧元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揮音擅國遣使貢獻。」

《西南夷傳》：「永元九年，徼外蛮及揮國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寧元年，雍由調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十。自

南方地區總部·西南夷部·板楯蠻分部

言我海西人，海西，大秦也。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

板楯蠻分部

綜述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 高祖因復之，專以射白虎爲事，戶歲出實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今所謂弭頭虎子者也。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傳》 世號爲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略】其人勇猛，善於兵戰。

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邊防三·南蠻上·板楯蠻》 板楯蠻，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於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閬中夷今閬中郡縣。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租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賒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賒，蠻夷贖罪貨也。賒，徒濫反。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二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漢高帝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今關中秦川地。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襲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口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賁，謂之賁人焉，代號爲板楯蠻夷。」

音樂舞蹈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 閬中有渝水，賁民多居水左

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二二《樂上》 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關中范因率實人以從帝，爲前鋒。及定秦中，封因爲關中侯，復實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后使樂人習之。關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詞。粲問巴渝帥李管、種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術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尙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作《武始》、《鹹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及晉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勗所使郭瓊、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

夜郎、牂柯分部

綜述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傳》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又 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

貧。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

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邊防三·南蠻上·夜郎》 夜郎國，今夜郎、播川、犍爲郡即其國。漢時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在蜀郡徼外，東接交趾，西鄰滇國。今雲南郡滇國。其國鄰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其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產，又無桑蠶，故最貧。鉤町有桄榔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西南蠻傳》 牂牁蠻，首領亦姓謝氏。其地〔略〕無城壁，散爲部落而居。土氣鬱熱，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唯征戰之時，乃相屯聚。刻木爲契。其法：劫盜者二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以納死家。風俗物產，略與東謝同。

元·脫脫等《宋史》卷四九六《蠻夷四》 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牂牁郡。唐置費、珍、莊、琰、播、郎、牂、夷等州。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熟，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將戰征乃屯聚。刻木爲契。其法，劫盜者，償其主三倍；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死。病疾無醫藥，但擊銅鼓、銅沙鑼以祀神。風俗與東謝蠻同。

又 至道元年，其王龍漢瑋遣其使龍光進率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太宗召見其使，詢以地里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秬稻，以木弩射麋鹿充食。每三二百戶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財以贖。國王居有城郭，無壁壘，官府惟短垣。』光進之說，與前書所記小異，故并叙之。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曲，則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猿獠。使者衣虎皮氍毹，以虎尾插首爲飾。

又 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其地東北直黔、涪，西北接嘉、叙，東連荆楚，南出宜、桂。俗椎髻，左衽，或編髮，隨畜牧遷徙亡常，喜險阻，善戰鬥。部族共一姓，雖各有君長，而風俗略同。

清·趙宜霖修，游玉常纂嘉慶《正安州志》卷一《苗蠻》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躋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生畜，又無蠶桑，故其地最貧。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爲麪，百姓資之。《後漢書》

音樂舞蹈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〇八《至道西南夷歌舞》至道元年九月三日，西南蕃王龍漢瓊遣使進奉，西南牂牁諸蠻來貢方物。帝召其使詢以地理風俗，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數十輩連袂宛轉，以足頓地爲節，問其曲，譯者曰「水曲」。

哀牢分部

綜述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傳》哀牢夷者，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

又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鬪鬚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絮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貘獸。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

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邊防三·南蠻上·哀牢》哀牢，後漢時通焉。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

南方地區總部·西南夷部·哀牢分部

因懷妊，十月產男子。後沈木化爲龍出水，因舐其男之背。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曰九隆。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代代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四八二《蠻夷三·哀牢夷》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若有所感。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獨異志》

宋·鄭樵《通志》卷一九七《四夷傳第四·南蠻上·哀牢》哀牢夷，後漢時通焉。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二婦，復生十九女，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

明·鄭顯修，陳文纂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六《金齒軍民指揮使司·風俗》穿鼻儋耳。哀牢人，皆以銅爲圈，穿其鼻，又爲大圈鑿其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乃鑿之垂至肩，以爲貴。

清·曹樹翹《滇南雜志》哀牢舊皆夷姓，武侯平南後，始賜以趙張、楊、李等姓。又軍卒遺於此，聚族居於諸葛營之旁，謂之曰舊漢人。姓氏乃漸蕃衍，然山谷之間，今猶如故也。

圖表

清·阮元、伊里布等修，王崧、李誠纂道光《雲南通志稿》卷一八七《南蠻志·種人·哀牢夷》
《後漢書》哀牢夷傳：哀牢夷，種人



哀牢夷

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謹案：《南中志》：衣後著十尾，臂脛刻文。又，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

陸次雲《尚輿錄》：哀牢夷，其人有數種。有以金裹兩齒者，曰『金齒』；有漆其兩齒者，曰『漆齒』；有刺面者，曰『繡面蠻』，有刺足者，曰『花腳蠻』；以綵繩撮髻者，曰『花角蠻』。惟居諸葛營者，衣冠禮儀悉如中土。

邛都夷、笮都夷、笮都、邛笮分部

綜 述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傳》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略】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

又 笮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笮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略】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宮曉構。與天合意。魏冒踰槽。吏譯平端，罔驛劉脾。不從我來。旁莫支留。聞風向化，微衣隨旅。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賜繒布，邪毗堪綸。甘美酒食。推潭僕遠。昌樂肉飛，拓拒蘇便。屈申悉備。局後仍離。蠻夷貧薄，僂讓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由。願主長壽，陽維僧麟。子孫昌熾。莫輒角存。《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僂讓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義向化，繩動隨旅。歸日出主。路且揀維。聖德深恩，聖德渡諾。與人富厚。魏國度洗。冬多霜雪，綜邪流藩。夏多和雨。笮尋螺。

寒溫時適，藐潏瀘灘。部人多有。菌補邪推。涉危歷險，辟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孳孳。《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境垺。犁籍憐憐。食肉衣皮，阻蘇邪犁。不見鹽穀。莫傷羶流。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陝。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狼藏幢。緣崖礚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滙髡維。父子同賜，捕苗蘭毗。懷抱匹帛。懷粟匹漏。傳告種人，傳室呼救。長願臣僕。陵陽臣僕。

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邊防三·南蠻上·邛都》 邛都，漢時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今越嶲郡本其地。自夜郎、滇、邛都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知耕田。其外西曰桐師，以東北至葉榆，葉榆，澤名。名爲嵩、昆明。嵩即今越嶲郡，昆明又在西南諸蠻所居。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辯髮，隨畜遷徙無常。武帝開以爲邛都縣，屬越嶲郡。無幾而地陷爲汙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其人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平之。嵩水源出今越嶲郡西南嵩山下。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遊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

《笮都》 笮都者，漢時自越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徙漢爲縣，屬蜀郡。笮都最大，武帝開以爲笮都縣。其人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

宋·鄭樵《通志》卷一九七《四夷傳第四·南蠻上·邛都》 邛都夷，漢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略】其土地平原，有稻田。【略】俗多游蕩而喜謳歌，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

元·脫脫等《宋史》卷四九六《蠻夷四》 邛都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亡命，侵攘他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即唐南詔，今名大理國，自有傳。夷俗尙鬼，謂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長號都鬼主。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六七《兵部一六·屬夷後·往行》 邛笮，冉氏之裔，今會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曰冉家蠻，詬之曰南客子。其族散處于沿河、佑溪、葵川之間，跋扈不聽，尙武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砂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辨咫尺。土人以皮帽懸

燈而入，鑿厓石而採之白石若礬，謂砂朮。其良者若芙蓉，箭簇蔽簞道落如榴房之解也；碎者末以燒汞，爲朱，謂之心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往往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砂朮有毒，氣能殺人，探砂朮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壽，又言術士能凝汞成銀，煉砂朮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皆幻妄，迺今探者纍纍，橫死無算也，仙壽之說安所徵哉。

冉駹、白馬氏、嘉良夷、焦僥分部

綜述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傳》 冉駹夷者，漢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違暑，反其（衆）〔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

又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爲武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

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邊防三·南蠻上·冉駹》 冉駹，漢時自笮以北，君長十數，冉駹最大。其俗土著，或隨畜遷徙。在蜀西，武帝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今蜀郡西北通化郡地至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土氣多寒，雖在盛夏，冰猶不釋。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丈爲邛籠。今彼土夷人呼爲彫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犛牛，肉重千斤，毛可爲氍。犛，徒多反。氍音二出名馬，有羴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麕有胎者，其

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

又《邊防三·南蠻上·附國》 附國，隋代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自相率領，不能統一，土俗與附國言語少殊，其人并無姓氏。其地南北八百里，東西四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疊石爲礪而居，以避其患。其礪與巢宇同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有二萬餘家。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羣母及嫂，兄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於高牀上沐浴，衣服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戴罽毼。衣多毛毼裘，毼，胡割反。全剥牛腳皮爲韉，項繫鐵釧。王與酋帥金飾，首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斜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

又《邊防三·南蠻上·焦僥》 焦僥國，後漢時通焉。明帝永平中，西南夷焦僥貢獻。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焦僥種夷陸賴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二下《南蠻傳下》 成都西北二千餘里有附國，蓋漢西南夷也。其東部有嘉良夷，無姓氏。地縱八百里，橫四千五百里。無城柵，居川谷，疊石爲巢，高十餘丈，以高下爲差，作狹戶，自內以通上。王酋帥以金飾首，胸垂金花，徑三寸。地高涼，多風少雨，宜小麥，多白雉。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上《僰人》 僰人名僰僰，按許氏《說文》曰：僰，字從其人。在西夷爲最，生居坤地，頗順其性，故名以人字，傍名之也。其國則中慶、威武、大理、永昌等府是也，今滇南者皆是焉。

清·閔叙輯《粵述》《說文》僰，五聊切。南方有僰僰人，長三尺，短之極，從人堯聲。《風俗通》云：蠻類有八，一曰僰僰。戎類有六，一曰僰戎。若然，則今僰人，蓋蠻戎之種類也。又小韻作古了切，爲僰倅求利不止之貌。按《說文》著其形，《風俗通》辨其族，而小韻則言其性也。

昆彌、昆明蠻分部

綜 述

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邊防三·南蠻上·昆彌》 昆彌國，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爲界，即葉榆河。其俗與突厥略同，相傳云與匈奴本是兄弟國也。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 爨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爲境，即葉榆池也。距京九千里。土畝濕，宜秔稻。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尙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

宋·鄭樵《通志》卷一九七《四夷傳第四·南蠻上·昆彌蠻》 昆彌，一曰昆明，在爨之西，以西洱河爲境，即葉榆河也。距長安九千里，土畝濕，宜秔稻。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俗尙戰死，惡病亡。

百越、百濮部

綜 述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 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押狼遣子奉獻明帝，乃置郡。【略】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僂越、獧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略】有梧桐木，其華柔如

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污，俗名桐華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賣與人。有蘭干細布，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如綾錦。又有罽旄、帛疊、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宜五穀，出銅錫。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四八三引《南楚新聞·芋羹》 百越人好食蝦蟆。凡有筵會，斯爲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湯沸如魚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爲抱芋羹。又或先于湯內安筍筍，後投蛙，及進于筵上，皆執筍筍，瞪目張口。而座客有戲之曰：「賣燈心者。」又云，（疥）（介）皮者最佳。擲于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矣。皮既脫，乃可以修饌。時有一叟聞茲語，大以爲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錦襖子，其味絕珍。」聞之者莫不大笑。

金鄰人、穿胸人、狼臚人、黃頭人分部

綜 述

漢·楊孚《異物志》卷一 金鄰，一名金陳。去扶南可二千餘里。地出銀，人民多好獵大象，生得乘騎，死則取其牙齒。《御覽》七百九十

又《異物志》 穿胸人，其衣則縫布二尺，幅合兩頭，開中央，以頭貫穿，胸不突穿。《御覽》七百九十

又 狼臚國，男無衣服，女橫布帷。出與漢人交易，不以晝市，暮夜會，俱以鼻嗅金，則知好惡。《御覽》七百九十

又 黃頭人，群相隨行，無常居處，其類與禽獸同。或依大樹，以草被其枝上，而庇陰其下。髮正黃，如掃帚，見漢人，散入草，終不可得也。《御覽》七百九十

宋·朱輔《溪蠻叢笑》 蠻類不巾，髮皆拳如，而苗尤異，照日金色，名黃貓頭。

雕題、黑(金、銀)齒蠻分部

雜錄

漢·楊孚《異物志》 西屠國，在海水，以草漆齒，用白作黑，一染則歷年不復變，一號黑齒。《御覽》七百九十

又 雕題國，畫其面皮，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者錦衣，或若魚鱗。

《御覽》七百九十

唐·樊綽《蠻書》卷四《名類》 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略〕

并在永昌、開南，雜類種也。黑齒蠻以漆漆其齒，金齒蠻以金縷片裹其齒，銀齒蠻以銀。有事出見人，則以此爲飾，寢食則去之。皆當頂上爲一髻，以青布爲通身袴，又斜披青布條。

烏澣、狼臙民分部

綜述

漢·楊孚《異物志》 烏澣，南蠻之別名也。巢居鼻飲，射翠取毛，割蚌求珠爲業。無親戚，重寶貨，賣子以接衣食。《太平寰宇記》一百六十四

又 烏澣，南夷別名也。其落在深山之中。其種族爲人所殺，則居其死所，且同殺主，若有過之者，是與非則仇而殺之。《文選·吳都賦》劉淵林注

又 狼臙民，與漢人交關，常夜市。以鼻齧金，知其好惡。《事類賦》九

南方地區總部·百越、百濮部·僇耳夷分部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四》 烏澣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略〕娶妻美讓兄；相習以鼻飲。

明·鄭露《赤雅》卷上《烏蠻國》 烏蠻，古損子產國，即烏澣蠻也。〔略〕其中有灘焉，即今之烏蠻灘也。漢建武中，國除，蠻遂散處山谷，其風不改。又十里爲海棠橋，有秦少游筆蹟。

僇耳夷分部

綜述

漢·楊孚《異物志》 僇耳夷，生則鏤其頭皮，尾相連并，鏤其耳匡爲數行，與頰相連，狀如鷄腹，下垂肩上。食諸，紡績爲業。《御覽》七百九十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傳》 其珠崖、僇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人語·黑人》 《林邑記》：有僇耳

民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即今僇州也。其地在大海中，民若魚鰲，魚鰲性屬火而喜黑，水之象黑，僇耳民亦水之族，故尚黑也。然僇州今變華風，絕無綬肩鏤頰、耳穿縋爲飾之狀。獨暹羅、滿刺伽諸番，以藥淬面爲黑，猶與古僇耳俗同。予詩「南海多玄國，西洋半黑人」，謂此。予廣盛時，諸巨室多買黑人以守戶，號曰鬼奴，一曰黑小廝，其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髻而黃，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捕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此或病死，或不死即可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絕有力，負數百斤。性淳不逃徙，嗜慾不通，亦謂之野人。一種能入水者，曰崑崙奴。《記》稱：龍戶在僇耳，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即崑崙奴也。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有南海郡守嘗贈陶陶崑崙奴摩訶，勇健善浮游入水。永樂間，娑羅國東王西王遣使來朝，以黑小廝充貢物，亦是此種。其曰狃者，出暹羅之輻輳，舉族巢林樾中，有同猿獠，身短小精

悍，圓目黃睛，性專慤不知金帛。夷獠諳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敝絮，食以鯁鮓，飲以漓酒，即躍然歡喜，舉族受役，至死不辭，雖歷世不更他姓。嘗使之採片腦、鶴頂，皆如期而獲；授以毒鏢，有犀象輒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之弗得，移時毒發而斃。狃取其齒角以輸主人。他姓奪之，亦至死弗畀也。有曰奴囚者，出暹羅國。暹羅最右僧，謂僧作佛，佛乃作王，其貴僧亦稱僧王，國有號令決焉。有罪者沒為奴囚，富豪酋奴囚至數百口。粵商人有買致廣州者，皆黧黑深目，日久亦能粵語。又紅毛船至，常以白小子贈人，長僅尺許，面與手足皆如玉雪，獨髮紺耳，見人輒脫帽跪拜；語甚細，啾嚶不可辨。云小人之國所產，男女皆然，不能耕種，有自然粉豆取食可以飽云。

越人、夷洲人分部

綜述

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史記》卷四《周本紀》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略】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曆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讓季歷。

又卷四十一《越王句踐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

漢·班固《漢書》卷六四上《嚴殊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嚴助》 越，方外之地，剽髮紋身之民也。

三國·吳·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 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衆山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

此夷各號為王，分畫土地人民，各自別異。

人皆髡頭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種荊為〔蕃〕〔藩〕。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舅姑子婦男女卧息共一大牀，交會之時，各不相避。

能作細布，亦作〔班〕〔斑〕文布，刻畫其內有文章，以為飾好也。其地亦出銅鐵，唯用鹿脰〔為〕矛以戰鬪耳。磨礪青石以作矢鏃刀斧。鑲貫珠璫。飲食不潔。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日月〕〔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為上饈。

呼民人為『彌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材十餘丈，以着中庭。又以大杵旁春之，聞四、五里如鼓。民人聞之，皆往馳赴會。

飲食皆踞相對。鑿牀作器如稀槽狀，以魚肉腥臊安中，十五五共食之。以粟為酒，木槽貯之，用大竹筒長七寸許飲之。

歌似犬〔嗥〕〔噪〕，以相娛樂。

得人頭，斫去腦，較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以作鬢眉髮編，具齒以作口，自臨戰鬥時用之，如假面狀。此是夷王所服。戰，得頭，着首還於中庭建一大材，高十餘丈，以所得頭差次挂之，歷年不下，彰示其功。

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與作夫妻，同牢而食。女以嫁，皆〔缺〕去前上一齒。

又 今人相傳，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國中至今廟祀徐福。

夷洲，上無銅鐵，〔取〕磨礪青石以作弓矢。此亦石弩楛矢之類。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六《江南東道八·越州》《越國史記》云：東越之人，文身斷髮。

安家民、炎人、鮫人、交州夷分部

綜述

三國·吳·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 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

舍於棧格上，似樓狀。居處、飲食、衣服、被飾，與夷洲民相似。父母死亡，殺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屍。飲酒歌舞畢，仍懸着高山巖石之間，不埋土中作塚（邨）（邨）也。

男女悉無履。今安陽、羅江縣民是其子孫也。〔民〕皆好〔啖〕猴頭羹，以菜和中以醒酒，〔雞〕〔雖〕五肉隴不及之。其俗言：『寧自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隴。』

安家夷皆好啖猴頭羹，諺言『（人）寧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隴。』

民皆好啖猴頭羹，雖五肉隴不能及之。其俗言：『寧負千石之粟，不願負猴頭羹隴。』

晉·張華《博物志》卷五 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剝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為孝子也。

又卷九 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絹，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

又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焦銅為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即脲服佛爛，須臾焦煎都盡，唯骨在耳。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佗，以其食糞故也。焦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焦銅聲，以物杵之，徐聽其聲，得焦毒者，偏鑿取以為箭鏑。

尾、木綿、文面、折腰、赤口、黑熨濮分部

綜述

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邊防三·南蠻上·尾濮》 尾濮，漢魏以後在興古郡今雲南郡地西南千五百里徼外。其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為穴以安其尾，尾折便死。居木上，食人。俗又噉

南方地區總部·百越、百濮部·馬留、馬人分部

其老者，唯識母而不識父。俗有賓客，殺老以供廚。故賓婚有日，老者必泣。其地有稷及陸稻，多鹽井，饒犀象。有弓矢革鎧，以赤獐猴皮，垂錫珠，翡翠為冠幘。按木濮，即尾濮也。又《扶南土俗傳》云：拘利東有蒲羅中人，人皆有尾，長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羅，蓋尾濮之地名。

又《木綿濮》 木綿濮，有木綿樹多葉，又生房甚繁，房中綿如蠶所作，其大如捲。音傘。

又《文面濮》 文面濮，其俗劓面而以青畫之。劓音議。

又《折腰濮》 折腰濮，其俗生子皆折其腰。

又《赤口濮》 赤口濮，在永昌南。其俗折其齒，劓其脣使赤，又露身無衣服。

又《黑熨濮》 黑熨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婦人以一幅布為裙，或以貫頭。丈夫以穀皮為衣。其境出白蹄牛犀。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四八二引《廣州記·繳濮國》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繳濮國。其人有尾，欲坐，輒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誤折其尾，即死也。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 三濮者，在雲南徼外千五百里。有文面濮，俗鏤面，以青涅之。

又 赤口濮，裸身而折齒，劓其脣使赤。

又 黑熨濮，山居如人，以幅布為裙，貫頭而繫之。丈夫衣穀皮。多白蹄牛、虎魄。

馬留、馬人分部

綜述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四八二引《西陽雜俎·馬留》 馬伏波有餘兵十餘家，不返。居壽治據《水經注》三十六，治當作冷。縣，自相婚姻。

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飲食與華同。山川移銅柱入海，以此民爲識耳。

明·羅日聚《咸賓錄》卷八《南夷志·馬人》 馬人，其先中國士卒，隨馬援南征，羈留未歸，散處南海，遂成部落。其人深目猴喙，以採藤捕蠅爲業，產與黎同。昔韓退之詩云：「衙時龍戶至，上日馬人來。」人皆不識，多強解之。由今而觀，殆即此馬人，蠻人之謂也。

明·魏濟《嶠南瑣記》卷下 馬人，本林邑蠻，深目猴鼻，散居峒落，獻歲時至軍府聽令，猺獠不與同羣。韓愈詩：衙時龍戶集，日上馬人來。龍戶，即龍人也。

明·張萱《西園聞見錄》卷六七《兵部一六·屬夷後·往行》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猴喙，以採藤捕蠅爲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亭云。

明·鄭露《赤雅》卷上《馬人》 馬人，本林邑蠻。深目猴鼻，散居峒落。獻歲一至軍府聽令，不與猺獠同羣。韓退之詩：「衙前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僉曰伏波遺種也。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人語·馬人》 馬人一曰馬留。僉益期云：「壽冷岸南。有馬文淵遺兵，家對銅柱而居，悉姓馬，號曰馬留。凡二百餘戶，自相婚姻。」張勃云：「象林縣在交趾南，馬援所植兩銅柱，以表漢界處也。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所，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爲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常自稱大漢子孫云。」其地有掘得文淵所製銅鼓，如坐墩而空其下，兩人昇之，有聲如鼗鼓，馬流人常扣擊以享其祖。祖即文淵也。有詠者云「銅鼓沉埋銅柱非，馬留猶著漢時衣」。予亦有詩云：「山留銅柱水銅船，新息威靈在瘴天。終古馬留稱漢裔，衣冠長守象林邊。」又云：「朝鳴銅鼓伏波祠，大漢兒孫實在茲。一任金標埋沒盡，馬人終古識華夷。」銅船在合浦，相傳馬援鑄銅船五，以其四往征林邑，留一於此。天陰雨浮出湖面，樵捕者常得見之。因名湖曰「銅船湖」。鄭露詩「銅船互奔流」，又云「冒險觸銅船」是也。馬人今已零落，而欽州之尚長皆黃姓。其祖曰黃萬定者，青州人，初從馬援征交趾，有功，留守邊境。後子孫分守七峒，至宋。皆爲長官司，元時以貼浪峒長黃世華有討賊功，賜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

爲峒長。其在時休峒者，祖曰楊純旺，亦馬援戰士。永樂初，時羅峒長以事被革，移純旺孫貴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漸凜、鑑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黃者爲長，蓋皆萬定後裔，馬留之人也。然黃氏繁盛而馬氏衰，亦獨何歟。

清·陸次雲《峒輿織志》 馬人，居於林邑，伏波戍卒之遺種也。其人深目猴喙，以採藤捕蠅爲業，散處南海之間。或以之爲盧循遺種，故又名之曰盧亭。

清·檀萃《說蠻》 馬人一曰「馬留」，馬伏波遺兵。家對銅柱而居，悉姓馬，號「馬留」，凡二百餘戶，自相婚姻。隋時有三百餘戶。一名「馬流」。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常擊銅鼓祀伏波，蓋所祖也。銅鼓與銅船俱伏波所鑄，船凡五，以其四征林邑，留其一焉。在今合浦，天陰雨，船出浮，人常見之，因名「銅船湖」。伏波將軍廟極靈異，過者必祠以犬。按：南山經自天虞至於南禺，神皆龍身人面，祠皆一白狗，神明之徵信不虛矣。

清·謝啓昆修，胡虔纂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七九《列傳二四·諸蠻·馬人》 馬人，本林邑蠻，深目猴鼻，散居峒落，獻歲一至軍府聽令，不與猺獠同羣。韓退之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僉曰伏波遺種也。《赤雅》

馬人接馬而生，猶繫瓠之接犬生也。其族毒嫪，偉人道，如馬然。一云馬人即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卒逃海傍者，歲久成爲族，冒馬姓。以食蜃涎水鹵墜故，每豐下體而無毫毛，居平以捕蠅爲業。《蠻司合志》

清·阮元修，陳昌齊等纂道光《廣東通志》卷三三〇《列傳六三·嶺蠻》 馬人，本林邑蠻，隨漢馬援流寓銅柱，復隨衆來附者也。皆姓馬，其人深目猴喙，散居洞落中獻，歲時至軍府聽令。猺獠不與同羣，自爲一種，今亦不可復辨矣。

謹案：《水經註》引僉益期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遺兵十餘家不反，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此即今十萬山中之馬流人也。韓愈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朱翌《猗覺寮雜記》云：乃馬鳴菩薩所遺留之種。真無稽之談也。